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2003
短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21世纪年度小说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3 短篇小说/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.

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4. 1

(21 世纪年度小说选)

ISBN 7-02-004447-6

I .2... II .人... III 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 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5888 号

责任编辑: 杨 柳 装帧设计: 何 婷

责任校对: 王鸿宝 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2003 短篇小说

2003 Duan Pian Xiao Shu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81 千字 开本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5.875 插页 2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15000

ISBN 7-02-004447-6/I·3378

定价 22.00 元

出 版 说 明

我社自 1977 年起,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,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,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1994 年后,这项工作一度中断。21 世纪肇始,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,我社决定恢复中、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,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,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、短篇小说,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。

恢复出版的中、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,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,长期做下去的决心。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,各编一册,于次年元月出版;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,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。

《21 世纪年度小说选》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,他们应我社之邀,对当年的中、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、广泛的研讨,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。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,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,严格进行编选。在此,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目 录

雨把烟打湿了	须一瓜(1)
流氓兔	李骏虎(28)
悬念	陈蔚文(41)
一匹马两个人	迟子建(69)
骑兵	苏 童(87)
和泰森打架	张万新(103)
逃跑	铁 凝(115)
特务	陈昌平(128)
小豆倌的情书	傅爱毛(142)
离婚申请	刘庆邦(158)
朋友	余 华(171)
窗口的男人	柳 营(183)
如厕记	吕 不(195)
章鱼	张笑天(214)
生命线	赵德发(225)
石头的暑假	魏 微(242)
意外之外	裘山山(254)
茄子	戴 来(269)
主任	贾平凹(285)
永远的羊	遥 远(294)
听彗星无声地滑行	张 洁(316)
霍尔果斯	红 柯(337)

发廊情话	王安忆(349)
霓裳	叶 弥(366)
河边的证明	马步升(380)
母女之间	何玉茹(394)
何以解忧	张抗抗(408)
拔掉的门牙	津子围(423)
恩师	残 雪(438)
爱犬颖勒	严歌苓(453)
泥巴人	陈世旭(483)
钱科钱局	范小青(494)

雨把烟打湿了

从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，望出去是实德叉车厂的办公楼外长走廊的一角。透过长走廊钢筋护栏，就可以看到更远的、不知哪家的红砖烟囱在冒烟。青烟不大不小地冒出来，雨不大不小地打在它们上面，但烟还是轻轻地腾起。看是看不清楚，但烟肯定都湿了。

审判长说，被告人，请做最后陈述。

被告人在看着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。法庭上很安静。检察官在偷偷嚼口香糖。辩护席上，律师和助理都看着他们的委托人。助理忍不住对被告人轻轻“喂”了一声，他们的委托人收回了看窗外的眼光。最后陈述！助理拽着脖子低声提醒。

被告人声音很轻：雨把烟打湿了。

审判长说，大声点！不是嘴巴说给鼻子听！

被告人点头，然后轻轻摇头。

审判长说，说什么都行，也可以请求政府宽大处理。随便。陈述吧。

被告人摇头说，没有了。

律师有点重地把便携电脑啪地合上了。这个声音像名律师发出的动静，他也是个名律师。助理在轻轻地、利索地收拾桌面的纸片、香烟、红蓝铅笔。

法官宣布休庭。

名律师在书记员的庭审记录上签完名,就看到委托人的妻子钱红正站在他身边。他们一起走出第二审判庭,下楼。名律师才知道她身边还跟着她的哥哥和一个姐姐。她父亲太老了,想来来不了,她母亲也想来,但临时心绞痛。名律师注意到,他的委托人无论在上庭、还是被法警带下法庭,都没怎么看妻子,更别提他的舅子、姨子们。他什么人都不看。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,他只是时不时看着窗外,目光模糊。

我们要重新申请精神鉴定!钱红哥哥说。听口气是钱红哥哥在决定一件事,但实际上,他看律师的眼神是征询的。名律师开始点烟,然后吐烟,看到助理把车开到法院门口,他就走下扇形的大楼梯。律师不愿吃钱红的饭,在拉开车门的时候,他瞥见钱红眼睛里有泪光,他就停下,似乎思考了一下,他说,他没毛病。非常正常。

钱红抓住了名律师的外衣:水清不可能杀人!

对。我也希望这样。先等一审判决吧。

四十四天前的晚上,也是下雨,下非常大的雨。实际上是下了四十九个小时的全程暴雨。气象部门说是台风过境带来的暴雨,日降水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。蔡水清接到棋友电话时,正在菜场买鲢鱼头。他本来是不需要冒雨来买胖头鲢的,冰箱里有鲜虾、排骨,还有两包钱红爱吃的鲜黄花菜,也有儿子爱吃的土豆。可是,昨天晚上,钱红说,好久没吃你的剁椒鱼头了。

当时,窗外是瓢泼的大雨。陶土色、纸质罩的床头仿古台灯下,钱红在看一本家庭文摘杂志。蔡水清更早就洗了澡,检查完儿子作业,安置他睡下,就在客厅等钱红。钱红在浴室。钱红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,红树林专家的父亲和大学教授退休的母亲,还有钱红的哥哥姐姐们,都不喜欢看电视,所以,蔡水清也不

开电视，他拿着电蚊拍在客厅寻找蚊子。他已经注意到，他家的蚊子只有几只，一般栖息在黑色的博古架上。

钱红从浴室出来的时候，直接往卧室走。蔡水清定睛一瞧，知道钱红又没擦脚。生活中钱红是个非常粗心的女人。蔡水清搁下电蚊拍，到洗手间拿了一条白蓝条的松软干毛巾。钱红咯咯地笑着，怕痒一样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下次改。蔡水清蹲在床前，把钱红的一只脚包在松软的毛巾中，一个趾缝一个趾缝地擦过去，然后检查一下，再换一只脚。

蔡水清很整洁，除了长相，你看不出他来自很平常的苹果都没看过的贫困农村。但是，他是有教养的。虽然在大学的时候，钱红因为这样的人追求自己，感到非常丢脸；虽然，钱红的父母兄姐，起码有两年多无法接受钱红这样的男友，但是，蔡水清滴水穿石地改变了这一切。

蔡水清开始擦浴室地上和墙上的水渍。这是他每天的工作。因为有个同事家的浴室不好好打理，湿气闷在浴室，浴室的木门发霉不说，还渗透到客厅的墙上、木地板上。它们都变黑了。钱红开始也擦，后来蔡水清说你做事太不清楚，还是我来。所以，那以后，无论钱红什么时候用毕浴室，蔡水清都会再进去，擦天抹地，甚至蔡水清已经在床上了。

闷雷和闪电都在家的外面。暴雨叭啦啦啦下得很痛快，蔡水清喜欢这种淋漓痛快的暴雨。心情很好。没有暴雨骤风，还真的感觉不到家有那么温馨。蔡水清上床后抱了抱钱红，钱红在看那本家庭文摘杂志。钱红把身子转过去，说挠挠背，痒。

当然是骗人。蔡水清知道，这是钱红姥姥从小给钱红养成的坏习惯，是钱红妈妈有一次喝茶的时候告诉蔡水清的。当时，蔡水清已经每天晚上在挠钱红的背了，而且起码要挠十分钟，动作要不轻不重，范围要疏而不漏。不挠，钱红就撒娇说睡不着。但是，岳母在阳台上揭露钱红的时候，蔡水清笑笑。没有说明什

么。其实，是钱红悄悄告诉了自己母亲，为了证明自己嫁给了一个多么体贴人的男人。

挠背的时候，钱红还在翻杂志。她突然就说，好久没吃你的剁椒鱼头了。

蔡水清说，想吃？

钱红说，想吃。

四十四天前的白天，也就是暴雨如注的时候，蔡水清挤在印关大菜场潮乎乎的人群中。很多人的雨伞水、装菜塑料袋的水渍，都滴在蔡水清的身上。蔡水清自己也是潮乎乎的，自己的雨伞水也滴在别人的身上。

卖鱼的摊主换了个小姑娘。本来蔡水清都是在这买鱼，今天还是习惯地到这里停下。小姑娘跟他笑笑，看来知道他是老主顾。蔡水清就等。小姑娘在帮前面的顾客剖鱼，一边招呼他要什么。蔡水清指着胖头鲢说：原来那个，是你……

小姑娘说，是我妈妈！下雨天关节痛，来不了啦。

蔡水清也觉得自己的腿关节有点疼。他弯腰按摩了一下，果然，更明显了。小姑娘业务水平不如她妈妈。她妈妈总是把鱼杀得很干净，而小姑娘把鱼杀得乱跳。一个挑拣鱼的瘦女人被溅了鱼水，很生气地咒骂小姑娘，然后，忿忿甩手离去不买了。这时候，蔡水清的手机响了。就是那个棋友。他说，晚上到我家吃饭！

蔡水清大声说，下雨呀！

棋友说，哎，晚上就不下了。大家聚聚吧，好久没见面。我太太现在会做韭菜摊饼了。

蔡水清问，还有谁呀？

棋友说，就我们几个，你，老付，林与基，周卫东。你要不要带上太太？

蔡水清说不要，蔡水清说，有什么特殊的事吗？

屁事。就是想聚聚。饭店里请不起，家里来吃点家常菜，你不嫌弃吧？

蔡水清说，我就爱吃家常菜。

那还不是！好！六点半。

蔡水清收好手机。他心里老大不快。棋友的太太是蔡水清的老乡，老付他们是围棋爱好者培训班认识的，分在一个小组，互相对弈比别人多了些，谈不上什么深交。蔡水清甚至不太喜欢他们。可是，钱红一直认为蔡水清没有朋友做人未免太失败，虽说，蔡水清在这地方如今也算小有名声，可是，名气之外，钱红觉得他有点寂寞，就是说，似乎从来没有人想结交他，比如，春节几乎没有人会来电问候他，更别提别人一到节日，那种热闹非凡的手机短信了。本来他们老乡会的蔡芬芬理事，知道本城来了这么个领政府津贴的人才老乡，主动联系上门，用流畅热情的乡音土话，要请他参加老乡会，甚至让他出点钱当副理事，蔡水清一口拒绝了。后来蔡芬芬又来说不要他出钱，也请他出任老乡会副理事，蔡水清还是拒绝了，而且是用普通话拒绝的。蔡芬芬后来知道他其实连老乡会都不乐意参加，从此就不给他打电话了。当然，老乡们的任何活动，他也就更不搭理了。蔡芬芬留下的老乡联谊会通讯录，他直接送给儿子做了草稿纸。也可以说，除了被迫和蔡芬芬老乡交流，他从不搭理什么老乡会。

钱红说，这样不好吧？

蔡水清说，天下最无聊的就是老乡会。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有这时间，不如自己搞点学问。钱红不知道他们那老乡会里到底是些什么人，但她倒是不喜欢蔡芬芬那么大了，还是扮可爱装天真的样子。所以，她就不再坚持立场。但是，她一向鼓励蔡水清多交朋友。因此，当蔡水清和围棋培训班小组棋友搭上——受训围棋，是因为钱红爸爸和钱红哥哥他们都喜欢下围棋

——钱红就热情撺掇他请这些棋友在月亮桥吃饭。蔡水清只好请了。如果有人请蔡水清吃饭，如果蔡水清说，今天晚上我有应酬，钱红就非常高兴，高高兴兴地带着儿子去吃洋快餐。

蔡水清买菜回到家，先把一身透湿的衣服换下，然后修伞。因为一阵狂风把伞全部翻了身。蔡水清在暴雨狂风中将它们用力翻回来的时候，动作太急，把伞骨可能扯断了。这是一把新伞呢，伞面是棕色和黄色相间的暗格子。

胖头鲢鱼头洗净抹上细盐，本来最好是腌到晚上烧，味道透，可是，晚上要出去，钱红肯定不会烧，因此，只好中午做出来。然后，蔡水清把新鲜的黄花菜从冰箱取出来。他把花心中的黑蕊一一摘掉。这个活很费时，可是，如果他不处理好，钱红是绝不会去一朵朵掰开花瓣，祛除黑蕊的。据说，黄花菜通常是吃晒干的，如果你要吃鲜的，就有中毒的危险，除非你把黑蕊去掉。蔡水清每次都这样办理。因为钱红非常爱吃新鲜黄花菜。黄花菜炒肉丝，软腰条的肉已经切好丝，和择好的黄花菜一起放在一个盒子中。盒子上贴上留言字条：合炒。放盐、味精，起锅时喷点绍兴老酒。

晚上的菜如此一一收拾好，置冰箱；中午的菜也一一洗净切好，蔡水清就换了一身干净外衣，出门接儿子了。儿子上小学一年级。

蔡水清的第二双皮鞋又湿透了。还是雨，是大雨和暴雨交替着那种下法。全城的人相向而过，互相都闻到了彼此雨水汗水互相作用的潮馊的味道。

钱红吃到了剁椒鱼头很开心，一个人几乎吃了一大半。趁儿子不注意的时候，亲了蔡水清一口。蔡水清心情挺好，听外面的暴雨狂风，想自己家如此温馨，真是挺好。蔡水清说，棋友老辛要他晚上去吃饭。钱红先是高兴，后来也发愁，说，下雨呀。

蔡水清闷闷不乐，晚上也许会停了吧？钱红跑到窗边观察

了一下天象,说,可能停不了。昨天的天气预报有四条雨线呢。老辛也是好玩,什么天气不好请客,挑个台风暴雨天。

蔡水清更不想去了。钱红说,他倒是第一次请客,下雨天还不改变,是真心诚意呢。争取去吧。多个朋友多条路,别那么孤独样。

下午两点五分,送走儿子和钱红,蔡水清又湿了一身。这暴雨还是没停的意思。蔡水清估计老辛午睡起床了,就打了个电话。蔡水清说,我看这雨不会停呀。

老辛说,哎呀,等一下就沒雨了。让你带老婆你又舍不得,不带老婆你又舍不得家。来来来!少啰嗦啦!

蔡水清只好放了电话。心情惆怅。他不知道为什么经常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劈头盖脸地打来。它甚至不是非物质性的,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这种东西的性状,包括气味,颜色,质地,可是,他表达不出它任何一种的物质特性。四月份的 GRE 考试已经考过了,成绩应该要出来了。他知道成绩不会好,感觉依然不理想,可是,面对钱红父母,他只好顺水推舟,说普通考试和去年十月考得差不多,专业考试应该比去年好一些吧。他知道钱红父母早就托人在国外找关系。钱红家里的人,非常鼓励他出去,他们也坚信他一定能够出去。可是,连续三年,蔡水清的 GRE,也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,成绩都不行。其实三年前,他倒是通过了托福考试,639 分,可是签证被拒签了。当时,签证有两个窗口,大家都说,左边窗口的那个美国男人好说话,右边那个台湾籍女人非常倨傲,十个过去几乎就是十个被拒签。蔡水清非常紧张,但是,按这样正常的六七分钟一个,他应该是轮到那个左边的。也就是容易签证的那个美国男人;可是,右边那个厉害的台湾女人,居然一分钟不到,就把蔡水清前面的一个信基督教的年轻女孩,拒签而出。一分钟不到啊,当时排在蔡水清前面的那名女

孩,不断告诉他,说她的英语不太行,非常非常希望不要碰到那个台湾女人。蔡水清看着她反复地、那么虔诚地祈祷着,很担心上帝真的帮了她,那他就死定了。可是,没想到,上帝没有帮助她,转眼之间,竟然被人以如此羞辱的方式拒签。蔡水清方寸大乱,这当然意味着,上帝也抛弃了他。他对右边的窗口,怀有更深刻的恐惧心理,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口语只会比女孩更烂。原以为这样的排列,他可以避开那台湾女人,没想到,那个信教的女孩,是那么地不顶事和不走运,这样就变成他也要到右边窗口过招了。这一天是他生日,一早上排队的时候,他就构思了要好好利用这个特殊日子,加强与签证官的印象,可是,一看到那女孩抽泣奔出,他就一脑子乱码。硬着头皮走向右边窗口时,他几乎停止了任何思维。我肯定完了,我肯定完了。他就这么想着,就看见了窗口里那个面貌冷漠、化妆精致的台湾女人。

那狗娘养的台湾女人,竟然一句中文都不肯说,而且脸上一副鄙夷混着苛毒的表情:那个表情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,我早看透你!不就是想移民嘛!

递上材料,蔡水清在她看自然情况的时候,按构思就应该很自然地说,今天是我生日,希望能得到你的祝福。可是,才讲了半句,蔡水清就结巴了,而且是完全结巴,他因为自己的结巴,更加狼狈。窗口里面的台湾女人就轻蔑地抬了抬银色的眼皮,冷冰冰地说,生日快乐。

蔡水清私下跟钱红交换过意见,温柔而顽强地告诉她他其实并不想出去,他觉得现在挺好。可是,钱红不这么认为,钱红认为他现在还不够好,因为他们家里都认为他这种人才应该出去。钱红爸爸妈妈现在逢知识圈的人,就畅谈小女婿的前途。大家都一致看好蔡水清的前途。钱红家人和所有他们知识圈的朋友都认为,外面做学问的环境好,将来做海龟派也挺好。所以,蔡水清就只好把这列为规划中。钱红其实也知道他大学毕

业时的英语四级是做了小弊混过的。钱红知道蔡水清的英语讲得像日本人，普通话讲得像英国人，他确实有点语言障碍。但是，钱红还是说，不是说有志者事竟成吗？

今年的 GRE 成绩肯定比去年差。当然，即使成绩真的不理想，钱红父母也不会说一句重话的，他们会安慰他，鼓励他。他们一直能够在任何时候保持教养和风度。这是很了不起的。

蔡水清站在窗前，痴痴地看了好一会儿天崩地裂似的暴雨。十月份再考吗？还得考，就像这没完没了的雨。

蔡水清打开电视。虽然真的没什么事可做，虽然家里什么人也没有，可是看电视还是有做贼的感觉。因为钱家人太鄙视电视了。他们坚持认为，那是没文化的小市民生活。蔡水清突然想起岳母最近心脏不太好，赶紧关了电视，打了个电话过去。

妈你今天怎样？

岳母说，唉，我很好，就是这雨下得烦人哪

天气变化很大，妈你和爸注意别受凉了，

会呀会呀。你爸爸有点咳嗽啦。

那我晚上过去看看？

这么大的雨，你跑什么跑，好好在家里呆着，我随口一说，你就急，这孩子！可别告诉红儿。没事。你们自己小心。这边有晓丽他们哪。

电话放下。蔡水清再打开电视，不知道是什么片名，挺逗，古装戏，说一个混混当官的故事。

六点的时候，暴雨还在继续，有时候极其剧烈，像是全国爱打腰鼓的人都跑出来狂敲滥打。蔡水清就又打了电话想说不去。棋友老辛说，就等你啦！老付他们马上就要到了。蔡水清就给钱红打电话，要她下班去接儿子。然后他又给钱红和儿子分别留了字条。

蔡水清的家在响泉山，空气很好，市政府是为了引进人才专门给引进的人才们留的房子。从山上的林阴小道盘旋而下到公园西路，要十五分钟。很多引进的拔尖人才喜欢在清晨或黄昏在这条林阴弯道上散步，寒暄；蔡水清从来不散步，他总是来去匆匆。他还抱怨过交通太不方便。要是打的，总要走到山下，就是说，至少是十五分钟后的事了。而且路口一个工地在施工，马路在修补，到处都是旧木板、石头和水泥，很不好走。蔡水清早上的雨伞就是在那个地段被刮翻的，当时，他提着鱼头、茭白、茼蒿等菜，在建材和积水中间，青蛙一样跳跃，光顾着寻找下脚点，雨伞就遇难了。

蔡水清打了出租车应召电话。占线。蔡水清打了二十个应召电话，还是占线。一直打到七点十分，棋友老辛的电话打过来了。怎么样啊？酒都倒上就等你一个啦。蔡水清说，就来就来！我在打召车电话。蔡水清本来想说，我实在不方便哪，腿关节酸疼得很。我明天去你家吃剩菜吧。可是，蔡水清不习惯这样放肆。

老付、卫东他们都出来接电话，咋咋呼呼像梁山好汉一样说话。蔡水清很有些不好意思。

蔡水清说就来，就来。

召车电话还是打不通。

蔡水清在暴雨中徒步下山。其实不要十五分钟，只是两分钟，他的外衣长裤全湿透了。一直没车，蔡水清满心希望邂逅空车，但一直没有。到路口，没想到早上还能以蛙跳的方式行走的地段，已经全部是不知深浅的汪洋一片。极目左右，到处是水雾茫茫，迷茫的车灯和黑暗的雨水在远方交战。蔡水清想了想，决定把皮鞋、袜子脱下来，他赤脚蹚过路口工地的至少三百平方米的积水场。

凶杀案不是这时候发生的，这时候，一切都没什么异常。

通过路口,蔡水清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,他像是从水里直接爬上了车。司机怨气冲天,粗话连篇,竟然是个强悍的东北女人。她用最下流的话咒骂市长,说全市的排水管都像市长他娘的尿道炎。女司机一直骂到棋友老辛家附近的时候,不骂市长了,因为撞上了一个在风雨中狂奔送货的小四轮车。

两个司机互相冲出汽车,在狂风暴雨中互相揪住对方的胸口衣服。蔡水清在车里喊,我还没到啊?

东北女人一扭头说,滚!我不要你的钱!

蔡水清受到了朋友们的热烈欢迎。棋友老辛的妻子温柔地给了他擦头发的毛巾。蔡水清说对不起,对不起!雨实在太大了。大家都说没关系,这种天喝点白酒最爽。主人的贤妻在厨房进出,忙着热莲子猪肚汤。屋里都是汤的香味。

桌上果然有三大盘韭菜摊饼。这个蔡水清会做,很简单,只要把面粉调成蛋汁一般稀,加入盐、韭菜碎、味精,也可以加肉末,入锅出锅就成。很简单。桌上还有一盘炒花蛤,炸花生米,干煎带鱼,醋熘土豆丝,豆干丝,还有一盘不知是鸡还是鸭的三杯东西,是三杯鸡还是三杯鸭,蔡水清没记住。

喝酒,这种天气喝酒兴致容易上来。蔡水清看到大家那么豪爽,一点都不受暴雨的影响,就隐约觉得自己有点小气。他就想对大家每一个话题都做出热烈反应,以掩饰自己对友谊的不忠。后来他发现自己坐的椅子太湿了,有水滴出现在地上。他非常尴尬,怕人家误会,所以,从那时候起,他的话开始少下来。而且一直找巧妙的机会,低头观察自己的椅子是不是还在滴水。

九点多的时候,蔡水清想走,不好意思提出;十点的时候,蔡水清说想走了,大家异口同声,都说,还早!快十一点的时候,蔡水清说,我家那边路不好走,还是我先走一步吧?

男人们还是不让,说不行!来得最迟又走得最早,岂有此